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这不过是春天

李健吾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李健吾代表作

这不过是春天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亦飞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健吾代表作：这不过是春天 / 李健吾著. -- 北
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588 号

[illegible]

李健吾手迹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主 编 陈建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副 主 编 李荣胜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 (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 (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 (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 (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编 委 王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 (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 (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李健吾小传

李健吾（1906—1982），中国现代作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1906年8月17日生于山西运城，常用笔名刘西渭。其父李鸣凤参加辛亥革命，1919年被北洋军阀暗害。李健吾自幼随母亲漂泊异乡。10岁起在北京求学。1921年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曾与同学蹇先艾、朱大枏等组织文学团体曦社，编辑《国风日报》的文艺副刊《燭火》，并常在《晨报副刊》、《语丝》上发表作品。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中文系后转入西洋文学系。同年由王统照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31年赴法国入巴黎现代语言专修学校，并开始研究福楼拜。1933年回国，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编辑委员会任职。1935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孔德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从事进步戏剧运动，是上海剧艺社及若干剧团的中坚。抗战胜利后，与郑振铎合编《文艺复兴》杂志，与黄佐临等创办了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戏剧文学系主任。1954年起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李健吾20年代的剧作，写的都是独幕剧，如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生活的《母亲的梦》。30年代的作品题材面扩大，多为多幕剧。40年代他以改编中外名剧为主。作品多贯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爱国民主思想，着意刻画不同阶级的人性，有布局严谨、结构紧凑、语言流畅、人物性格鲜明的特色。喜剧格调清新、对话俏皮利落、尖锐泼辣而不失真实，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自30年代中期起，以刘西渭的笔名发表文学评论和戏剧评论。他的评论不以判断作品优劣为己任，而是溶入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发现，旁征博引、展开联想、时有独到的见解。

他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方面更做了大量的工作。译有莫里哀、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名家的作品，并有研究专著问世。

目 录

李健吾小传	1
-------------	---

剧 作

这不过是春天	3
王德明	52

小 说

终条山的传说	101
一个兵和他的老婆	105
心病	139

散 文

威尼斯	273
翡冷翠	283
时间（代序）	288
匹夫	291
希伯先生	295
怀王统照	297
切梦刀（代跋）	300

文艺评论

《边城》	305
《雷雨》	309
叶紫的小说	314

李健吾主要著译书目	324
-----------------	-----

剧 作

这不过是春天

人物 警察厅厅长 年四十余
厅长夫人 年近三十
女子小学校长 前者堂姊，未婚，年三十余
王彝丞 厅长秘书，年约三十
白振山 密探，年约五十
冯允平 年约三十
男 仆

地点 北平

时代 北伐中某年春天

时间 第一幕 某日下午
第二幕 次日下午
第三幕 又次日上午

第 一 幕

一间富丽有致的内客室，近代布置，用起来舒服，看起来上眼。右方通大客厅，从斜斜挂起的绒帘底下，传出欢笑的声音。后墙靠近左角，有一小门，通内院，或出或入，总是顺手关住。

从大客厅进来一位衣饰华贵的少妇，一句话不说，站住噫了口气，然后三脚两步，全身倒在沙发上，闭住眼，疲倦极了的样子。她睁开眼，发现男仆立在帘子一侧，捧着一封公函。

夫 人 （恼了起来，翻身坐直。）站在这儿干什么，不把帘子给我放下来！

男 仆 是，太太。

〔他回身放下绒帘。〕

夫 人 你手里谁的信？

男 仆 （向前。）厅长的公事。

夫 人 那你跟着我！

男 仆 是，是。

〔他转身趋向小门。〕

夫 人 回来！什么公事？

男 仆 上头下来的公文，王秘书看过，叫我呈上厅长。

夫 人 哪个上头？拿给我看看！

男 仆 是。

〔他趋回，递上公文。〕

夫 人 （看了一眼封皮，扔到圆几上。）左不是些鬼事，有什么着急的！

男 仆 是。

夫 人 你先去告诉姨小姐，说我有点儿头疼，请姨小姐替我张罗张罗客人。

男 仆 是。

〔他过去掀起绒帘，随即侧身而立。〕

男 仆 姨小姐。

〔女子小学校长进来。〕

校 长 （向夫人。）好个自在人儿，偷偷躲在这儿！你就像一块磁铁，大家一不见你，就别想黏到一块儿。有的拉长了脸，就欠打坐入定的份儿；有的走开找自个儿的人，去说自个儿的话，倒像不是在谁家客厅，是在什么陶然亭。一句话，这叫做各奔前程。

夫 人 我懒的应酬，说过来说过去，全是些耳朵听腻了的老生常谈。

校 长 你不是懒，你是赖。

夫 人 赖也罢，女子一赖就是懒。

校 长 你忘了心字旁儿也成。

夫 人 还是没有心的好。（向男仆。）办你的公事去，老在这儿干什么！

男 仆 是，太太。

〔他趋前，拾起公函，转向小门，下。〕

校 长 （过来坐下。）你做了好些年阔太太，脾气像是更大了。

夫 人 你还当发脾气只是女孩儿家的事。做了阔太太，头一桩事就是练着使性子。

校 长 我这多年的老姐，不说什么的话，越来还真越不了解你。外人看，还只当我们浮面儿生活不同，刨开根儿，满不是这么一回子事。你有你的小性子，我有我的出发点，自来走不到一条道儿上。

夫 人 不过，有时候一个人，我会无聊到了万分，就跟现在一样，像个糖稀人儿，躺在椅子里头，热的眼看要归了原，想——对了，想，想着你的世界，想着我以外的现实。全是不可知，全在我的能力以外。幸福吗？也许。反正我没有进去看过。可是叫我打进那层花纸罩儿，混在里面过活，不客气，我真还没有那股子邪劲儿。

校 长 其实姐妹里头，还就是你沾个玲珑剔透的边儿。

夫 人 可是我日子过的腻极了，你叫我怎么办？

校 长 听我讲，你可以拿钱买日子过。

夫 人 亏你这小学校长！我问你，谁有钱再买一个丈夫？再买一个家庭？一个环境？一个世界？

校 长 问题在谁有钱换的掉自个儿的心。

夫 人 对！还是姐姐，一针见血。告诉我，你怎么那么拿的稳自个儿？

校 长 我也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不信的话，我的校长让你做两天。

夫 人 （摇头。）我怕透了你那一群小孩子。

校 长 你自个儿就是一个小孩子：淘气，顽皮，又残忍，又好奇，又任性，冷起来井水一样凉，热起来小命儿也忘个干净，回头玩儿久了，又要说不占地厌烦。

夫 人 你忘掉一样：我不像小孩子那样天真。

校 长 所以她才愧见我那群小学生。你还记得吗？前年我请你到学校讲演，你站在讲台上就不知道叽咕了些什么。

夫 人 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让我告诉你，我是一道儿哭着回来的。看着那群小孩子，我觉得——我什么也不觉得，就觉得伤心。（站起。）我要到里头歇歇，你代我张罗一下客人。

校 长 你坐下，我有话告诉你。

夫 人 我听腻了，准是学校募捐。

校 长 那也是一桩事。不过，坐下听我说，你一辈子也想不到。

夫 人 啊！？（重新坐下。）是不是太阳打西出来？

校 长 我不像你那么悲观。太阳不会打西出来。地球也不会停着不转。

夫 人 我看你带了好风儿来。说罢，我那点儿要困的意思也溜了个快。

校 长 有一个朋友打远地方来看你。

夫 人 看我？

校 长 看你。

夫 人 讲在前头，要是谋事，我不见。

校 长 你简直忘记天有多高，地有多大，人有多少。

夫 人 你也熟识？

校 长 托你的福。

夫 人 老朋友？

校 长 你多年不见的朋友。

夫 人 冯允平！

校 长 我瞧他这一趟不白来。你还没有忘掉他的名字。

夫 人 你怎么晓得他来？

校 长 他上午到学校看我。

夫 人 于是向你打听我。

校 长 不错。

夫 人 他要见我一面。

校 长 不错。

夫 人 老天爷，我的心要跳出腔来。

校 长 我以为你把他忘干净了，所以听到他讲起你，我才答应给他做先容来的。

〔男仆由小门上，打算溜出去。〕

夫 人 你放心，我没有什么。

校 长 （瞥见男仆。）回头有位谭先生拜会太太，你一直领到这儿来。

男 仆 是，姨小姐。

〔他走向客厅。〕

校 长 （叫住男仆。）喂，你先给太太倒杯茶。

男 仆 是。

〔他由客厅下。〕

夫 人 他一直到这儿来看我？

校 长 请问，不是这儿，倒是什么地方？

夫 人 （嗫嚅。）自然啦，自然啦。我是说他一直来？

校 长 难道还像当年你做小姐的时候，叫人家曲里拐弯儿地来？

夫 人 看你把我说的！

校 长 我不说了，你先喝口茶再讲。

夫 人 你这刁难的姐姐！（呼唤。）高陞！你把茶倒到哪儿去了？

〔男仆应了一声：“来啦！”用茶盘托上两杯茶，放在她们面前。他停了停。〕

校 长 （向男仆。）记住领谭先生到这儿来。

男 仆 是。

〔他由客厅下。〕

校 长 请茶。

夫 人 我不渴。

校 长 （加重。）请茶，厅长太太。

夫 人 （叹气。）是啦，校长先生。（抿了口茶。）你说他马上就来？

校 长 我们约好了时间，是我先来你这儿等他。

夫 人 其实用不着。

校 长 （站起。）我倒这么想来的，不过，我怕你小孩子脾气，先说一声，你好有个准备。

夫 人 停住，姐姐！（起立。）我还是不见他。

校 长 （看着她。）你不见他？

夫 人 （气馁。）我见他。（沉默。）你刚才说他姓谭？

校 长 是的，他改了名姓，叫作谭刚。这是上海姑爷的姓。

夫 人 那么，我称他表哥？

校 长 随你便儿。倒说，你帮我募的款呢？

夫 人 我捐五百。

校 长 谢谢厅长夫人。厅长呢？

夫 人 也写上五百。

校 长 现在我该走了。

夫 人 还有句话。好些年没有见，你看他变了多少？

校 长 我看他还是那样，比以前也许多了点儿风尘气息。

夫 人 停住！你看我现在还有往日好看吗？

校 长 （折回。）妹妹，你别糊涂。现下我们全上了年纪，各人有各人的正经，你要是不怕人家打搅你，也得防你耽搁别人。他来看你，是老朋友；你接见他，是老朋友。款待的好一点儿，应该；款待的坏一点儿，没有人挑剔。可不是，你得想到自个儿名声，——还有你那位厅长大人。

夫 人 是啦，我的老师。你不多坐坐吗？

校 长 我不走。刘大夫的太太病了，他自个儿，还有三个外国大夫，都诊不出是什么缘故，据说来了一个捉鬼的，病就好了。我倒要听刘大夫讲，到底是怎么回子事。是个什么样儿鬼。你不到客厅来？

夫 人 到客厅去听刘大夫的连篇鬼话？我耳朵留着还有旁的用处。